二十四节气文化在寿县

赵鸿冰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——征文（第二季）——

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播出，寿县再次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。节目中，摸秋、打火把等古老民俗通过新视听的表达震撼了公众，唤醒了深藏于心底的农耕文化记忆。人们走进二十四节气馆，到安丰塘追寻治水先贤的智慧，地域文化在光影交错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。

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千年古县，寿县不仅是楚文化的积淀地，更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发祥地。从西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《淮南子》首次系统记载二十四节气，到如今数字化展馆的拔地而起，节气文化在这片沃土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承与演变，为淮南市跻身“二十四节气之城”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一、二十四节气，源于《淮南子》的智慧

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，最早见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撰的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。在此之前，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典籍已有节气的零星记载，但都未能形成完整体系。

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节气：“斗指子，则冬至，音比黄钟。加十五日指癸，则小寒……”书中完整列出了二十四个节气的名字和次序，其名称与今天通行的二十四节气几乎一致。

在《淮南子》成书35年后，汉武帝命司马迁、邓平、落下闳等人制定《太初历》，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官方历法，确立了“无中气置闰法”，使这套时间体系成为指导国家农事与生活的核心规范，一直沿用至今。2016年11月30日，“二十四节气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而寿县作为这一伟大智慧的诞生地，始终肩负着传承与弘扬的重任。

二、二十四节气馆，藏着农耕文明的密码

2025年1月16日，二十四节气馆在寿县古城西大街开馆，并举行“邂逅节气之美”的开馆仪式。

这座场馆利用原寿县博物馆及附属仿古建筑改造而成，保留了二十世纪80年代的古朴韵味，内部则以“何以节气——亘古华夏与广袤天地的时空对话”为主题，打造“观时知序”“依时而耕”“循时矩行”“与时共生”四大板块。

在“观时知序”展区，天文星象模型与数字投影解读了节气与物候的时序逻辑，复刻了《淮南子》中记载的“二十四节气星象图”。

走进“依时而耕”，耧、锄、犁、耙、水车、石碾等百余件农耕老物件静静陈列，它们由寿县当地老农、退休教师等社会各界人士捐赠，犁耙上的刻痕记录着不同节气耕种的深度。在这里，参观者可以操纵互动装置，亲自体验传统耕作的过程，感受“雨足高田白，披蓑半夜耕”的辛劳与诗意。

“循时矩行”聚焦节气与文化的交融，复原了清明祭先祖、小暑簪茉莉、秋分玩火把、立冬送寒衣等民俗场景。

而“与时共生”则运用CG特效、AI交互与270度环幕投射，构建起节气文化在当代应用的数字剧场。馆内的裸眼3D大屏动态呈现立春戴春花、清明荡秋千、端午赛龙舟等民俗，飞行影院更是带领观众回溯寿州三千年历史，沉浸式穿越安丰塘治水、淝水之战等壮丽篇章。

自开馆以来，二十四节气馆迅速成为寿县地区文旅流量核心。截至2025年底，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，获“2025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（数智赋能类）”“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案例”等荣誉，成为寿县首个系统性保护二十四节气非遗的专项场馆。二十四节气馆已成为青少年学习节气、农耕文明等传统文化的研学基地。

三、节气文化在寿州沃土开花结果

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古老的科学体系，更在寿县的民俗、饮食、教育、文旅与学术研究中生根发芽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每年农历二月初二“龙抬头”，临近惊蛰节气，是寿县春耕大忙的开始。民间素有“二月二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”的习俗。在保义镇，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“耍龙灯”民俗表演，由当地张、洪、夏、常、黄五姓家族成员组成舞龙队伍，举行庄重祭拜后，依次在大街小巷“赛演”，万人空巷，以此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

立春之日，寿县民间一直保留着“打春牛”的传统。明清时期县志记载，官府会率领百姓在城外举行仪式，孩童争抢“春牛碎土”，寓意来年五谷丰登。这一习俗如今被引入二十四节气馆的互动体验中，成为青少年感知节气万象的重要方式。

寿县地处淮河中游南岸，河网密布，水草丰美，八公山豆腐、瓦埠湖银鱼、寿州粉皮等物产丰富。豆腐非遗传承人张士宏利用当地资源，巧妙地将节气与美食结合，用八公山豆腐制作出二十四节气系列菜品，让食客在品尝地方风味的同时，感受时令流转的滋味。此外，寿县还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俗语，冬至这天寿州人家必吃糯米粉裹芝麻、花生的“冬至圆”；夏至则家家吃面，入伏后更有“盘伏”，暴晒粮食衣物的独特习俗。

作为60年代人，我曾在小学的课本中读过二十四节气的民谚：芒种收新麦，夏至快犁田……立秋种白菜，处暑摘新棉。白露要打枣，秋分种麦田。寒露收割罢，霜降把地翻。大雪天一冷，冬至换长天……是节气知识给我最初的启蒙。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……”这首朗朗上口的《二十四节气歌》在寿县中小学及幼儿园中广为传唱。当地大力推动非遗进校园，举办舞蹈《二十四节气歌》展演及手工贴画活动，让孩子们从小探寻节气起源。寿县还积极开发“寿州有礼”文创产品，推出二十四节气主题的邮票、邮品及设计新颖的文创衍生品。

在寿县，节气文化与地名、地域文化深度交织。“小满”寓意万物将熟，“大顺”地名则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当地将节气元素融入地名标识与乡村建设，每年举行“大顺小满文化节”，通过文艺演出、文化工作者采风、民俗表演等形式，把节气智慧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动能，让古老的时序观在现代乡村治理与农旅融合中焕发新生。

学术研究是文化传承的基石。寿县组织专家、学者编纂《历史文化丛书》，其中《民俗风情》卷就有二十四节气图文并茂的介绍。淮南市文联专业作家、学者金妤从事《淮南子》文化普及工作20余年，出版了《〈淮南子〉故事》《风生水起——24节气的故事》等著作，其论文《二十四节气是生命教程》入编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文集。二十四节气馆馆长时光阳在《光明日报》撰文《寿县二十四节气馆：让节气文化传承更接地气》，为节气文化传播找到了路径。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“文博大讲堂”举办讲座，以“《淮南子》二十四节气与江淮农事规律”为题，从《淮南子》与天象、物候、乐律的关系切入，深入剖析二十四节气在江淮地区农耕文明中的实践意义，为公众带来深度的文化滋养。

从《淮南子》中首次系统记载的星象与历法，到央视秋晚上令人惊艳的摸秋、打火把；从安丰塘畔孙叔敖治水的千年智慧，到西大街上科技赋能的二十四节气馆，寿县始终在与时俱进中守护着这份世界级的文化遗产。节气文化在寿州沃土的开花结果，不仅体现在舞龙、打春牛等鲜活的民俗展演中，更融入了豆腐宴席的烟火气、校园里传唱的歌谣以及学者深耕的学术著作里。

读懂节气，便是读懂了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密码。寿县以二十四节气为纽带，串联起古城、八公山与安丰塘，打造出集文化传播、科普教育、亲子研学于一体的文旅新范式，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的光芒，向世界讲述着属于中国的、属于寿县的时空浪漫。

豆腐、花鼓灯、武王墩

——淮南文化标识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策略

丁立福

一座城市同时拥有世界性的美食源头、国家级民间舞蹈和楚国王级大墓，在全国并不多见。淮南恰好如此：八公山是公认的豆腐发源地，花鼓灯在淮河两岸传唱千百年，武王墩一号墓被考证为楚考烈王之墓，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复杂、等级最高的楚国王级墓葬。资源如此密集，淮南最需要的不是再增加几张“名片”，而是把豆腐、花鼓灯、武王墩组织成相互支撑的“标识矩阵”，让世界从任何一个入口进入，都能走向一个完整的淮南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，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”。对一座城市而言，文化标识不是孤立存在的展品，而是一个彼此关联的系统。豆腐通向味觉与日常，花鼓灯通向民间与情感，武王墩通向历史与学术，三者性格迥异，却同根于淮南这片土地。构建标识矩阵，就是让不同类型的资源各展所长、彼此赋能，从“单点开花”走向“系统传播”。

认识三张名片：豆香、灯舞、楚韵各有传播性格

豆腐是淮南最具“无门槛”属性的文化标识。“八公山豆腐”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求仙炼丹时偶然点化豆腐，这一故事至今仍是中国美食文化的生动开篇。经过数百年传播，“豆腐”已成为世界通用的食品词汇之一，味觉本身没有语言障碍。豆腐的传播优势在“入口即懂”，短板在于“知其味者多、知其源者少”：海外食客几乎都吃过豆腐，却少有人知道它诞生于淮南八公山。

花鼓灯是淮南最具“身体性”的文化标识。它集舞蹈、灯歌与锣鼓音乐于一体，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主要流传于凤台、怀远、颍上一带。男角“鼓架子”腾跃刚健，女角“兰花”执扇起舞，锣鼓一响便自带热烈气氛，被誉为“东方芭蕾”，又有“淮畔幽兰”之雅称。花鼓灯的传播优势在“一看便爱”，不足在于背景语境容易被忽略：动作可以跨越语言，动作背后的治水记忆、农耕情感与民间生活，却需要翻译与导赏才能抵达。

武王墩则是淮南最具“说服力”的文化标识。武王墩一号墓经科学发掘，出土文物上万件，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；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，“遇见考烈王”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，让楚文化以最权威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。武王墩的传播优势在“信而有征”，它以器物、铭文和墓葬制度实证楚国迁都寿春的历史，为淮南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底气；其短板则在于内容密度高、理解门槛高，需要借助叙事和场景转化，才能从“考古界的重大发现”变成“世界听得懂的历史故事”。

三张名片恰好互补：豆腐让人“尝到淮南”，花鼓灯让人“看见淮南”，武王墩让人“读懂淮南”。它们分别对应味觉、视觉与思想，构成标识矩阵中最基础的三根支柱。

正视单点传播局限：不能让三张名片“各说各话”

现实中，三类标识往往由不同机构、不同渠道分别推介：豆腐进入食品博览和贸易渠道，花鼓灯依托展演与非遗活动，武王墩依赖文博与考古传播。各自都取得了成绩，但叠加在一起未必等于合力。海外受众可能在上海的展会上尝过八公山豆腐，在欧洲的剧场看过花鼓灯，又在新闻中读到武王墩，却很难把这些体验联系到同一座城市。单点传播最普遍的结果，是“每一张名片都亮过，城市形象仍未成型”。

单点传播的深层原因，是资源与叙事、叙事与场景、学术与传播之间存在三组脱节。资源与叙事脱节，表现为有符号缺故事：只讲豆腐好吃、灯舞好看、墓主是楚王，却讲不清三者同属一座城市、共享同一段文脉。叙事与场景脱节，表现为有宣传缺体验：媒体传播的热度难以落到研学、文旅和消费场景中。学术与传播脱节，则表现为武王墩等重大成果主要停留在学术圈，尚未转化为大众可进入、海外可理解的文化产品。

还要看到，标识多了也可能彼此争夺资源、稀释注意力。如果不加整合，每个部门都强调“自己的标识最重要”，城市对外叙事就会失去焦点。标识矩阵的意义，不在于把豆腐、花鼓灯、武王墩简单排在一起，而在于明确各自的传播定位与相互关系，使三类资源从“三张名片”变成“一个系统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26年恰好为矩阵构建提供了多个节点叠加的窗口：总台秋晚让“淮水月，淮南见”进入全球视野，花鼓灯迎来列入国家级非遗二十周年，武王墩出土文物在国博展出后返回淮南。单个事件各有热度，若能以标识矩阵统筹策划，便可在同一时期形成“晚会聚人气、非遗聚情感、考古聚深度”的复合传播格局；若仍各办各的，则可能错失把多股流量汇成城市叙事的最好时机。

构建标识矩阵：以“豆香、灯舞、楚韵”支撑“月下淮南”

构建淮南文化标识矩阵，可考虑“一条主线、三根支柱”的结构。“一条主线”是城市的总体文化意象。结合2026年中秋晚会营造的“淮水月，淮南见”氛围，可把“月下淮南”作为贯穿性的城市叙事：豆腐是月下的家常烟火，花鼓灯是月下的民间欢歌，武王墩则是月下的历史回响；一轮明月既连接三张名片，也连接寿县古城、安丰塘等更多资源。“三根支柱”则是三个可独立运营又彼此呼应的子品牌——“豆香淮南”“灯舞淮南”“楚韵淮南”，分别面向大众中的美食受众、艺术爱好者与历史文化受众。

矩阵的力量来自“入口多样、内核同一”。一位外国游客可能因为豆腐认识淮南，追问之后进入八公山传说与《淮南子》的世界；一位艺术观众可能因为花鼓灯喜欢淮南，继而走进淮河民间文化；一位历史爱好者可能因为武王墩关注淮南，再从楚都寿春延伸到豆腐起源与灯舞传统。每个入口都能通向其他标识，形成“横向互链、纵向递进”的认知路径。城市不必要求每个受众都记住全部资源，只要确保他从任何一张名片进入后，都能看见其他名片的存在，矩阵便真正形成。

构建矩阵还要坚持以真实文脉为纽带。豆腐、花鼓灯与武王墩并非生硬拼合：刘安时代的淮南国都寿春、楚文化东渐的历史进程、淮河两岸的民间生活，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时空脉络中。传播中应突出这种内在关联，让矩阵建立在历史与地理的真实逻辑之上，而不是依赖一句空洞的口号。

从操作层面看，矩阵需要通过三种方式“咬合”起来。一是主题连接：以“月下淮南”等总体意象统摄三张名片，使豆腐、灯舞、楚韵在叙事中反复相遇；二是场景连接：通过主题线路、节庆活动和数字展陈，让受众在同一段体验中自然地从美食走向艺术、从艺术走向历史；三是人群连接：让美食受众、艺术受众和历史受众互为传播节点，比如邀请来淮南研学的历史爱好者品尝豆腐、学习灯舞，再以他们的分享带动新的受众进入。三种连接缺一不可：没有主题连接，矩阵只是目录；没有场景连接，矩阵无法体验；没有人群连接，矩阵难以扩散。

推动矩阵出海：让译介、场景与传播相互赋能

标识矩阵要真正走向世界，需要三个层面的协同。

译介层要“一名定音”。豆腐、花鼓灯、武王墩在国际语境中分别面临不同问题：豆腐有世界通用词“tofu”，需要强调的是“源出淮南”的地域身份；花鼓灯的“东方芭蕾”是方便的入门比喻，也需要规范音译与准确介绍并重；武王墩这类考古专名，则需要形成“遗址名+墓主身份+历史语境”的规范表达，如明确其“楚考烈王之墓”的定位，避免只有音译没有释义。应组织外语、考古、非遗与传播专家共建“淮南文化标识多语种译介库”，使三张名片在同一套译名体系下协同发声。

场景层要“一线贯通”。可围绕“豆香—灯舞—楚韵”设计主题动线：在八公山体验豆腐制作与传说，在花鼓灯传习基地观看和学跳灯舞，在武王墩遗址及配套博物馆回望楚王迁都寿春的历史，再以寿县古城与安丰塘作为延长线。国际游客不必一次走完全程，但每到一个节点都应看到通往其他节点的引导。2026年国博展览结束后200余件（套）武王墩文物返回淮南，这批“回家”的文物既是建设常设展陈的宝贵资源，也是推动“楚韵淮南”从学术走向公众的重要契机。

传播层要“分层递进”。面向一般海外公众，从豆腐和花鼓灯等低门槛标识入手，以美食视频、舞蹈短视频吸引兴趣；面向历史文化爱好者与学者，以武王墩考古成果展、多语种研究资料建立信任；面向海外华人和留学生，以“家乡味、故乡舞、楚文化”唤起文化认同。传播效果评估也不能只看单个话题的热度，还应检验“从豆腐认识淮南的人，是否进一步了解了花鼓灯和武王墩”，以矩阵贯通度为标尺校准传播策略。

矩阵落地还需要组织保障。可建立由宣传、文旅、文博、商务、教育等部门参与的联席机制，明确豆腐、花鼓灯、武王墩分别由谁牵头、彼此如何衔接；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持续开展文脉研究与多语种译介，为矩阵提供学理和人才支撑；引导文化企业在内容开发、节庆运营和文旅产品上按统一品牌逻辑运作。唯有把矩阵从宣传口径上升为工作机制，三张名片才可能在项目立项、资金安排和人才培养中同向发力，而不是各自为政。

豆腐、花鼓灯、武王墩，是淮南递给世界的三封不同笔迹的信：一封写的是烟火人间，一封写的是歌舞人生，一封写的是楚韵千秋。它们分开来，每一封都精彩；合起来，才构成一座城市完整而独特的文化表达。让三封信在“月下淮南”的同一轮明月下共同寄出，让世界不论从味道、舞蹈还是历史进入，都能遇见一个有根、有魂、有温度的淮南，这正是文化标识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。



春申湖之秋 张有杭 摄

八公山桂

程晋仓

秋天是先到香气里来的。

人还在山脚下，桂花的香气已经从谷里漫出来，一阵，又一阵。看不见花，先闻到香。走一段，香断了，正疑惑，它又在拐弯处等你。就这么被香气牵着走，停停走走，抬头时，人已在半山腰，脚下落着一层细碎的金黄。

八公山的桂树多，老树更多。有的树干粗到一人抱不拢，枝干虬曲，树皮上覆着青苔。站在这样的树下，你会明白，它不只是一棵树，而是这座山的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，刻在西汉。

淮南王刘安好道，门客数千，其中最贤者八人，世称“八公”。东汉王逸注《楚辞》时引述：刘安与八公登山攀桂，流连其间。那身影早已远去，八公山与桂树的缘分，却从此写下。

刘安的门客留下一篇《招隐士》，被萧统收进《昭明文选》。开篇第一句便是：“桂树丛生兮山之幽。”桂树丛生于山幽之处，枝条弯弯，互相缠绕——写的正是八公山的实景。那反复吟咏的“攀援桂枝兮聊淹留”，以桂为媒，召唤远人归来。在王逸的注解里，桂之芬香，是比照忠贞的；桂之连蜷，是容貌与德行的。一棵树，就这样从山里走进了人格。

更难得的是，刘安还把这棵树送上了月亮。他在《淮南子》里记下嫦娥奔月，又在故事后面添了一句：“月中有桂树。”这句补笔，后世传抄多有遗漏，今日通行的本子已见不到，幸有北宋《太平御览》引录，留了踪迹。月宫里嫦娥孤绝，有玉兔，有蟾光，如今多了一树桂花相伴。让一棵山中的树，去陪一个孤独的女子——写下《淮南子》那样宏大著作的人，心底原来有这样温柔的牵挂。此后嫦娥被奉为桂花花神，“蟾宫折桂”成了功名的代称，吴刚伐桂的故事也由此而生。月中那棵砍不倒的桂树，根须其实扎在八公山的泥土里。

八公山在诗中曾被称作桂岭。刘禹锡写过它：“桂岭雨余多鹤迹，茗园晴望似龙鳞。”雨后有鹤迹，晴日见茶烟，桂树与清淮、茗园，铺成淮南独有的画卷。而追寻这树桂走得最深的，是李白。他两度来到淮南，不为功名，不为访友，只为看八公山中的桂。他写“八公携手五云去，空余桂树愁杀人”，又说“复作淮南客，因逢桂树留”。能让李白停住脚步的，不是别的，是一树桂花。

但八公山记住的，不止花香。

公元383年，苻坚率大军南下，与东晋对峙淝水。他登寿阳城而望，见八公山上草木摇动，尽似人形，回头对左右说：这也是劲敌，怎么能说人少呢？——“草木皆兵”四字，从此压在这座山上。那时桂树也在山中，也在风里摇动，也在那一片被错认的草木之中。苻坚看不见花，只看见影子；闻不到香，只感到兵。一棵开花的树，吓退了一个皇帝。战争过去，山归于沉寂，桂树照样开花，照样落花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

刘安在山上炼丹，丹未炼成，豆汁先入石膏，凝成一块嫩白之物。李时珍说，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。仙丹没有留住刘安，豆腐却留住了人间烟火。八公山泉做的豆腐，至今细嫩一绝。一树桂花，一块豆腐，一在山中，一在人间，都是刘安留在八公山的痕迹。

后来有高僧来，在山上建白塔寺，山巅起白塔，一时名动江淮。苏东坡过此，写下“寿州已见白石塔”。塔白，桂金，一在峰顶，一在幽谷，撑起了八公山的天际。

两千年过去，桂树仍是八公山的寻常风景。淮南人以桂为秋分时节的代表树，舜耕山、寿县新城、焦岗湖畔，处处可闻。寿州古城老一中的院子里，有几株老桂，三百多岁了，为明末清初所植。老一中大院原为明天启二年所建循理书院，1901年改为寿州公学，桂树便是书院初建或早期重修时栽下的。书院早没了，桂树还在，年年秋天准时开花，香飘过青砖灰瓦的旧教室，飘过操场上奔跑的孩子。乡人说桂树好活，插枝即活，旱涝不惧——像寿州人，多大的难处，都能扎下根去。

我曾在一个秋日午后登八公山。阳光从树隙洒下来，在地上画出明暗的格子。桂花正盛，风一过，便落一阵花雨。有老人在树下铺了白布收花，说要酿酒；孩子伸手接花瓣，接住了，咯咯地笑。一切都寻常，寻常得像任何一个秋天。

可我忽然想起那些人。想起刘安攀枝而行的身影，想起八公在树荫下谈仙论道，想起苻坚望见树影时心头的恐惧，想起李白对着满山桂花不肯走，想起刘禹锡雨后的鹤迹，想起苏东坡远远望见的白塔。他们都在这棵树下停过，又都走了。树记得他们吗？也许记得，也许不记得。它只是年年秋天，准时把香气放出来，让路过的人停一停脚，深吸一口气，问一句：什么花，这么香？

是桂。是八公山的桂。

从《招隐士》里长出来，被刘安送上月宫，被李白留在山间，被苻坚望见过影子而不知其名。它站在山里，站在两千年的风里，站在每一个秋天的深处，不言不语，等你到来。